

時評

「客流」變「客留」

仍須加把勁

元旦跨年煙花匯演後，大批欲返內地的旅客因跨境交通及口岸問題被迫滯留，乘興而來，折騰而歸，留下不好的體驗，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香港旅遊形象，引起全城熱話。當局迅速跟進處理，就未來同類情況作出改善部署，並將與內地部門商討優化深夜跨境交通安排等，算是亡羊補牢。一方面，本港持續提升接待和跨境交通疏導能力，為遊客提供更適切服務，實屬必要；另一方面，現在周邊客「即日往返」的模式大行其道，提醒我們要留意旅遊生態和人流的變化。現正是認真檢視香港旅遊吸引力的時機，總結經驗教訓，靈活調整策略，多動腦筋、多加把勁讓「客流」變「客留」，才能將壞事變好事，更好提振香港旅遊經濟。

滯留事件反映出很多問題，包括政府部門未做好全面規劃和預案、提早做好跨境交通安排，24小時通關的口岸數量太少，道路封閉令跨境巴士行程受阻，信息公告不及時等，不一而足。這些都是需要檢討和改善的地方，將配套和服務做得更好更貼地，讓遊客來得高興、玩得開心、回家安心，是當局須切實負起的責任。

坊間在討論如何有效疏導遊客的同時，亦將焦點放在了內地旅客不願意在港過夜，認為香港留客能力已大不如前，甚至有聲音擔心未來增加24小時通關口岸數目後，進一步刺激港人北上消費，或影響本地消費市道，焦灼之情溢於言表。這個問題可從多方面看。首先，多想辦法，讓更多的旅客從「即日遊」變成「住幾晚」，當然最理想。業界對此紛紛獻策，例如向長途內地客提供交通津貼，加強宣傳深度遊，推出酒店住宿優惠券等，都值得考慮。要增加旅客過夜的誘因，香港須進一步激發旅遊潛力，拓展沉浸式旅遊，提供更物有所值的旅遊體驗，營造一個好客的環境，以「靚、正」取勝，便有機會留住客人。

其次，隨着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基本形成，灣區城市間的經濟與生活聯繫密切，交通方便快捷，無論港人北上遊玩還是內地人南下，選擇即日往返實在正常不過。兩地跨境通關更為高效、方便，亦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攔不住也不用攔，反而要抓緊時間將優化跨境通關的安排落實到位，以順應兩地人流往來日趨熱絡的新趨勢。

第三、市民和遊客的行程決策，屬於個人的自由。與其抱怨本港消費水不、平、「性價比」不如內地，留不住內地客過夜，不如想辦法留住旅客的心，讓他們願意一來再來，情形就好比港人熱衷到日本遊玩，更戲言是「返鄉下」一般。事實上，香港有豐富的旅遊資源，中西文化薈萃，美食、美景和獨特的人文風情，對內地及世界各地遊客從來不乏吸引力，每每在舉辦演唱會、煙花匯演，以及各項國際文化及體育盛事時，都能吸引大批旅客紛至沓來，便是最直接的證明。只要有高的客流量，遊客在餐飲、景點、追求個性化等方面的花費只多不少，就算失之「過夜客」東隅，也能收之「回頭客」桑榆，香港總體消費的增長動能仍值得期待。從這點來說，通關便利化對港才是真正的好。

拼特色、拼服務，既留客又留心，是香港旅遊發展的努力方向。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禮貌運動」很有意義值得推動

文武

學研集

日前聖誕假期本地消費不如預期，多名立法會議員和業界建議推動「禮貌運動」，推動優質服務，吸引市民留港消費，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遊客來港消費。特首李家超回應指出，香港一向以優質服務為傲，市民會到服務好的地方消費和旅遊，鼓勵及支持服務業界舉辦推廣禮貌服務和微笑活動，強調應以顧客為先。筆者認為，不論是從提振旅遊、消費，還是從教育和社會發展各層面看，推動「禮貌運動」都很有必要，如果能達至預期的效果，對香港未來將有深遠的良好影響。

聖誕長假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市民前往內地及海外旅遊、消費，相反，來香港旅遊消費的遊客人數則較少，本地的消費市道遜於預期，業界慨嘆「旺丁不旺財」。本地消費吸引不了外地客，甚至也留不住本地居民，引起業界的反思，社會各界亦積極獻策獻計，希望香港旅遊、消費業界，提高服務，提升競爭力，重新擦亮香港作為「美食之都」、「購物天堂」的美譽。

多位立法會議員及業界人士提出推動「禮貌運動」的建議，希望藉此全面提升香港飲食、零售和旅遊業界的服務水平，提升市民和遊客的消費體驗，重振香港的旅遊、消費。不過，亦有業界人士對這項建議提出不同意見，擔心發起「禮貌運動」，等於公告天下「香港人無禮貌」，產生相反的效果。

其實，業界人士的這種擔心並無必要，推動「禮貌運動」，不等於是認為香港業界全部都不禮貌，也不等於是把香港貼上「無禮貌」的標籤，而是要展現香港正在追求更高质量的服務水平。不論是本地及海外的消費者，不會只看標籤和宣傳廣告去作消費選擇，而是更注重自己實際的消費體驗，如果人人都能從「禮貌運動」中，感受到香港業界服務質量的提升，又怎麼會對香港產生負面的觀感呢？

必須摒棄粗口文化

從香港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推動「禮貌運動」十分及時，也很有必要。2019年，香港出現社會動亂，當時一部分亂港勢力為了煽動青少年參與動亂，在網絡和校園內大肆宣傳所謂「粗口文化」，以此點燃青少年的反叛情緒，對青少年群體乃至整個社會都產生負面影響。

中央和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撥亂反正的工作，讓香港社會恢復正常秩序，社會運作重回正軌。但是，2019年社會動亂帶給香港的深重影響，尚未完全消除，其中值得關注的一項，就是反中亂港勢力推動的「粗口文化」，仍然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對校園和青少年學生的影響，仍未完全消除。

現在，香港完成了重選區議會制度後的首次區議會換屆選舉，「愛國者治港」得到全面落實，社會也必須全面走上正軌。現在這

個時刻，特區政府推動「禮貌運動」，有助深入清除「粗口文化」的負面影響，協助青少年建立注重禮貌、注重品德的正面價值觀，對青少年成長，乃至對社會健康發展都會有積極正面的作用。

有助社會重建講禮貌價值觀

另一方面，在手機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普及化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受到網絡文化的影響日趨顯著，手機網絡上的短視頻、各式各樣的網紅，為達至吸引網民注意力的目的，往往會用誇張的表情、激烈的情緒來表達，這種表達方式對普通市民也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這些年，日常生活中誇張的情緒宣洩、激烈爭吵，甚至打鬥的情形時有所聞，這些社會現象是否受手機網絡影響所致，同樣值得社會關注。推動「禮貌運動」，也有助社會重新建立重視「禮貌」、培育良好道德情操和個人修養的社會環境，對香港社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香港正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而讓香港全面「興」起來，不能忽略社會整體正向發展的重要性。推動「禮貌運動」的價值，不只限於提振旅遊、消費，同時也有助深入清除2019年動亂的影響，協助社會建立講禮貌、守秩序、重品德的正向價值，很有意義，值得支持。

破除心魔 適度加稅充庫房

黃遠康

經濟縱橫

隨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進入公眾諮詢階段，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特區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會否大破舊壟向有需要的市民「派糖」。可是，由於過去數年香港深受疫情和外圍政治經濟不穩影響，從2020年起庫房的財政儲備便急劇減少。現時，庫房儲備只剩不足7000億元，僅僅足夠政府11個月的開支所用。在面對經濟增長放緩、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區內競爭加劇等問題下，許多政、商、學界人士都擔心香港的儲備將會加快消耗，甚至面臨結構性赤字，嚴重打擊特區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歸根究底，庫房資源緊張，一方面因為過去幾年的非經常性開支猛增，一方面是稅務收入過低所致。目前，香港只有兩種直接稅項，分別是薪俸稅和利得稅。而為了低稅率環境，兩個稅項的稅率都低於20%。因此，在過去3個財政年度中，直接稅收益分別僅佔政府全年收入的37.3%、35%及33.6%，遠低於一般先進發達經濟體例如新加坡、法國、丹麥等的水平。

直接稅貢獻不夠高，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造成三個致命的影響。第一，因為直接稅是針對收入和資產的稅項，理論上愈有錢的人就要繳納更多稅款。當直接稅稅種少、稅率低就會導致富人繼續累積大量收入與資產，加劇貧富懸殊問題。第二，直接稅所得不高，意味着政府的收入能力有限，限制政府可以投放在公共服務的資源及財富再分配的力度，對基層及夾心市民的影響尤甚。第三，政府需要尋求其他收入以應付龐大經常性開支，其中一個辦法正是利用香港稀有而珍貴的資源，即是土地及房產，作為變現的工具以支撐政府收入。但是，高地價政策同時引發其他社會深層次矛盾，例如青年人難以置業、初創企業存活率低、劏房問題嚴重等，成為社會不安定的源頭之一。

加稅損害競爭力站不住腳

面對與日俱增的公共財政壓力，加上現行稅制有明顯的漏洞，加稅已是無可避免的唯一選擇。筆者認為，適度提升薪俸稅和利得稅的稅率，以及

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開徵新的直接稅項，例如股息稅、資產增值稅等，都是有效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可是，每當提出加稅的建議，坊間總會有人起來反對。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述，大致可以分為三點。

第一個常見反對加稅的說法，就是擔心加稅會造成海外資金流失，削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最終變成「因加得減」。然而，香港的獨特優勢在於「一國兩制」，在背靠祖國的同時，又能夠聯通世界，有助把握中外的發展機遇。此外，除了簡單稅制的好處之外，香港亦具備完善的普通法制度、優質的專業服務、良好的基礎設施等突出之處。換言之，低稅率環境只是香港競爭力強的因素之一，而其他有利因素並不會因為加稅而有所下降或消失。因此，即使加稅也不會抹殺香港的其他可取之處，有關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第二個反對加稅的說法，就是認為現時亞洲區內的競爭日益激烈，如果突然加稅可能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不利長遠發展。可是，其實區內主要對手在新稅稅和利得稅稅率方面較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薪俸稅方面，新加坡的最高稅率為22%、中國台灣是40%、韓國42%、日本則為55%；至於利得稅稅率，新加坡為17%、中國台灣20%、韓國為24.2%、而日本則是接近30%。可見，即使香港增加兩項直接稅的稅率1%至2%，稅務上的吸引力依然不低於其他先進發達經濟體，損害競爭力一說實在不值一提。

適度加稅可減輕財政壓力

第三種說法則是以《基本法》108條作為理由，即「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認為港府應該維持現有簡單稅制以免違背法律精神。不過，《基本法》107條亦有訂明，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在逼在眉睫的財政壓力下，政府的首要任務應該是盡快扭轉公共財政多年赤字的不利狀態，避免財政儲備過早枯竭，以免無力應對突如其來的社會或經濟危機及提供穩定而優質的公共服務。因此，適度的加稅或是開徵新稅項乃是必要的舉措。再者，正如上述，就算香港調升薪俸稅和利得稅稅率，或是開徵股息稅、資產增值稅等稅項都好，相較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仍然屬於低稅的水平，故此亦沒有違反《基本法》的要求。

誠如北宋名臣王安石在推行變法時所講「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財政資源緊絀下，港府更加應該果斷和果敢，拋開心魔，不畏非議，盡早落實加稅救港，造福750萬香港市民。

選前拜登對華政策觀察

周八駿

鐘峰遠眺



周八駿

2023年12月20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新聞發布會上談美國2024年外交四方面工作，其中第二方面是對華外交。布林肯稱：「我們將繼續從實力地位與中國接觸。」這是布林肯第一次不用「激烈競爭」來定義拜登政府自2022年2月俄烏衝突以來的對華政策。表面看，似乎回到2017年底、2018年初特朗普宣布調整美國全球戰略、稱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對手之一以前的美國對華政策。其實，不過是措辭的軟化反映某種程度的策略性(tactical)微調。

布林肯在12月20日的講話中，羅列拜登入主白宮以來，強化與盟友合作和協同以對付中國的一系列所謂「成就」，也羅列了所謂中國在美國強大實力地位影響下與美方合作的若干方面。反映他口中的「將繼續從實力地位與中國接觸」，是激烈競爭為主同時謀求特定領域合作。

其實，在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輪衝突爆發後，美方積極爭取中美兩國元首11月在舊金山會晤，就顯露了拜登政府的這一微調。11月6日，亦即舊金山會晤前9天，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稱，美國有辦法與中國競爭，也有辦法與中國合作。耶倫表示，拜登總統和她有着清醒的認知，要通過務實的經濟戰略來處理複雜的中美關係；既要保護我們重要的國家安全利益，又要尋求穩定和健康的經濟關係。同一天，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美國食品與農業館開館。美方以文字配合行動向世人示範了何謂「從實力地位與中國接觸」。這就是，在除高科技之外的其他中低端產業，美國將繼續與中國保持經貿聯繫，當然，更希望中方如美方之願擴大美方允許的商品對華出口。

中方一直願意與美方保持甚至擴大經貿合作。在如斯背景下，2023年12月22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對美加徵關稅商品第十三次排除延期清單的公告稱，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對附件所列商品，繼續不加徵中方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徵的關稅。12月26日，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352項已恢復豁免關稅的中國進口商品，以及冠防疫相關的中國進口商品的301條款關稅豁免期，由2023年12月31日延至2024年5月31日。

拜登政府尋求對華經貿關係穩定

拜登政府為何策略性微調對華政策？在舊金山會晤前後，是應對美國同時深陷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新一輪衝突的需要。中美元首會晤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在記者會上坦言，希望中方利用與伊朗的良好關係來阻止巴以衝突外溢，他又表示，美方擔憂中俄在防務上合作。

在2024年，面對大選，則添加了穩定美國經濟形勢以利于拜登爭取連任的考慮。

拜登政府雙足為烏克蘭危機泥潭和巴以衝突可能惡化為中東新一輪戰爭所牢牢困住。在2024年11月大選前，在應對這兩個危機上，會實施拖字訣。這兩個危機，是拜登的軟肋。於是，他必須使美國經濟形勢明顯向好，這是他唯一可以打的選舉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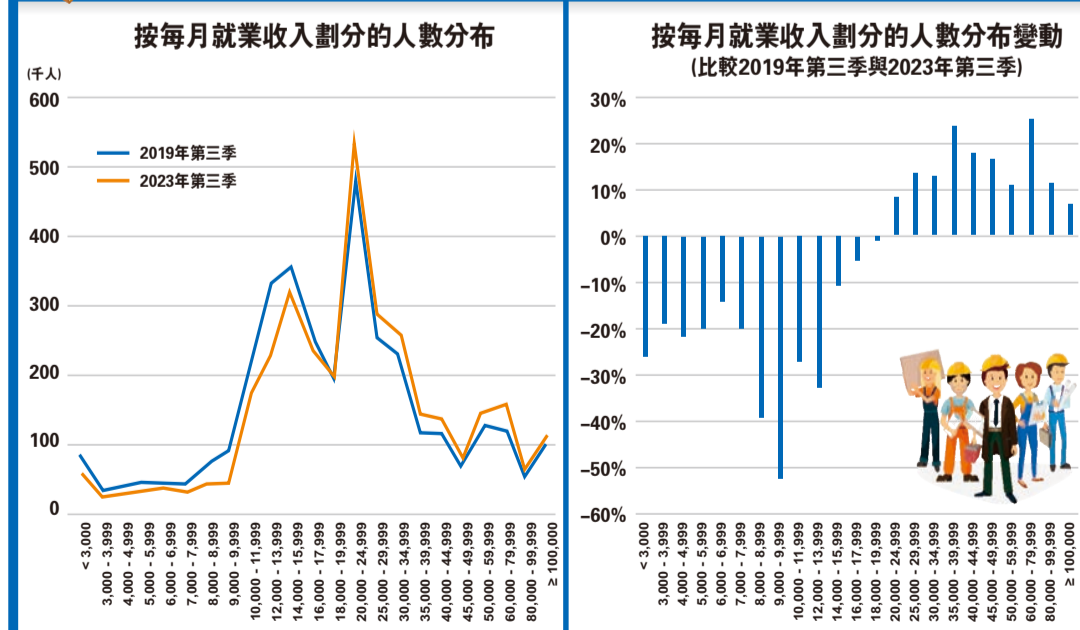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自主的，但不排除在總統大選年有關決策者會表現政治傾向。2024年，既繼續控制通脹又推動經濟復蘇，不違背美聯儲自主決定貨幣政策的傳統，也有利於現任總統爭取連任。

問題在於貨幣政策產生效果有時滯。因此，對華經貿關係保持相對穩定，是拜登政府也可以必須採取的唯一一招數。

在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三大領域，拜登不會鬆動對華限制。但是，不排除讓NVIDIA等美國半導體巨頭以變通的方式，向中國出口半導體產品。這樣的口子，在大選前可以開；大選後可以閉。中低端產業的產品，則會同中方保持甚至增加出口往來。2024年中美雙邊貿易額相對於2023年，大概率將有所回升。

特朗普大概率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爭取重返白宮。共和黨會在大選前猛烈攻擊拜登政府任何被視為向中國示好或示弱的政策措。但是，美國選民尤其中間選民會支持。美國參加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農業團體，已提前報名參加2024年第七屆中國進博會。企業要盈利，老百姓要價廉物美的消費品。拜登要留在白宮。

商報圖說 年結：就業收入增 低薪邁高薪



2023年結束，與疫前比較，今年打工仔的收入表現如何？

統計處資料顯示，最新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20000元，去年同期則為18000元，而2019年和2018年就分別為17300元和16800元，顯見市民收入不斷遞增。其中，較諸最新通脹2.7%，就業收入中位數按年升逾10%，亦反映市民收入跑贏通脹有餘。

此外，比較疫情前後，一方面高收入人數明顯增

多，另一方面低收入人數則大幅減少。按每月就業收入劃分，月入20000元以上的人數一律上升，增幅普遍約10%，其中30000至34999和60000至79999元兩群更增逾20%。相對地，月入20000元以下的人數全數下跌，9000至9999元的跌逾50%，至於12000元以下的幾乎全數減少20%或以上。箇中一大體現，正是不同階層的市民收入皆見拾級而上，譬如由16000元升至18000元，18000元升至20000元之類，所以低薪族減、高薪族增。